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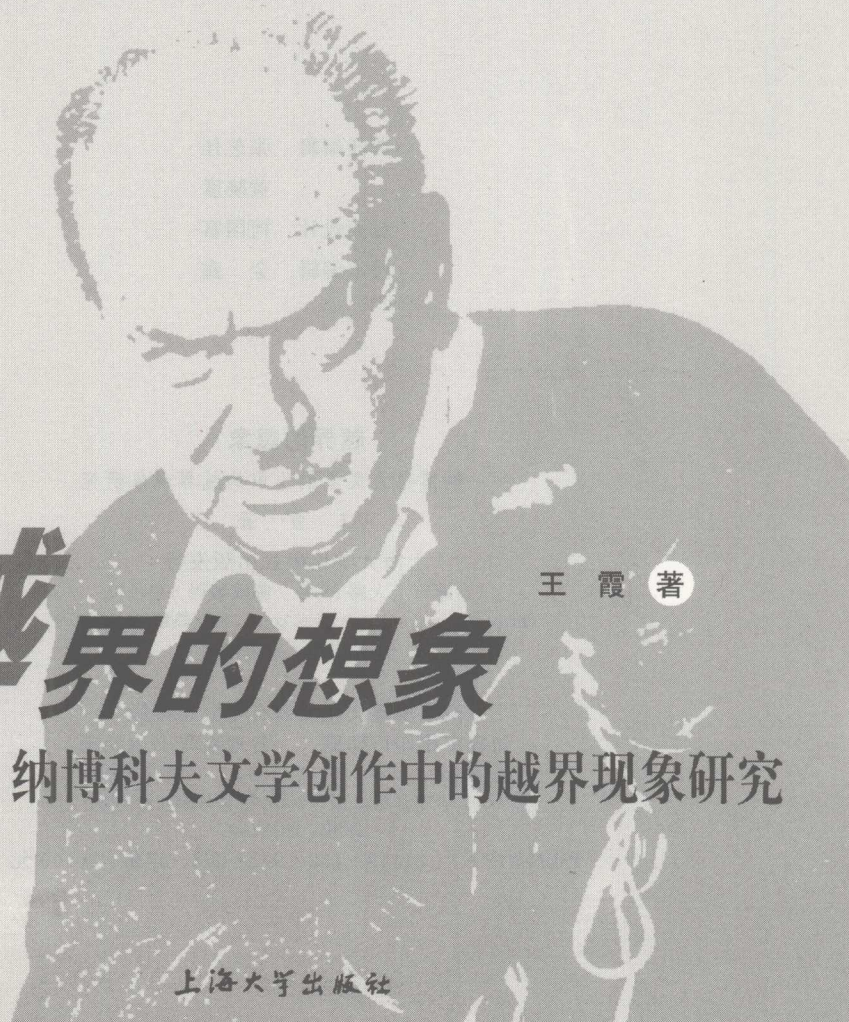
越界的想象

王霞 著

—— 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越界现象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越界的想象

王霞 著

——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越界现象研究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界的想象：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越界现象研究/
王霞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1118-102-9

I. 越... II. 王... III. 纳博科夫, V. (1899~
1977)-文学研究 IV. I 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311 号

责任编辑 张芝佳

黄晓彦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越界的想象

——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越界现象研究

王霞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75 000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81118-102-9/I·058 定价：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越界是渗透在纳博科夫几乎所有文学创作中的独特现象。纳博科夫越界的想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地理疆界意义上的跨越,更多的是表现在不同维度和层面上的交叉融合,具体来说分别有此岸与彼岸的越界、时间与空间的越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越界、文本空间与记忆空间的越界、俄语与英语语言文化的越界等等。

在此岸与彼岸的越界中,纳博科夫将作家的创作与彼岸神秘的力量紧密联系起来,既认为此岸作家的创作受彼岸世界某种精神力量的控制,又认为此岸作家创作与彼岸的神秘力量创造有很大的相通之处。理解纳博科夫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相互交融的思想,是理解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在时间与空间的越界中,除了我们常见的时空跳跃之外,纳博科夫时空观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是空间化的时间观。纳博科夫认为时间并不是物理意义的流逝,而是心理意义的反映。当意识停留在某一时刻,时间就幻化成空间的图案。因此,在纳博科夫的小说里,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被共时性的空间叙述结构所代替,线性的时间幻化成空间化的图画。

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越界中,蝴蝶与象棋这两种事物是影响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它们深深地融合在其文学创作的血液里。这不仅体现在其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蝴蝶与象棋的题材,更体现在其文学创作观念、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上。此外,纳博科夫

还有意识地将文学与物理学等其他学科沟通起来。

在文本空间与记忆空间的越界中,记忆是纳博科夫实现越界的基本手段。纳博科夫所谓的记忆,并不是单纯的对过去的回忆,而是穿梭于过去、现实甚至未来之间的创造性记忆,因此,作为纳博科夫记忆主体的彼得堡,实际上是纳博科夫用言语艺术在记忆与想象的空间中搭建起来的崭新的建筑。

在俄语与英语语言文化的越界中,纳博科夫从容自如地在俄语与英语之间穿梭,这一点尤其典型地表现在纳博科夫对自己俄文作品的英文自译当中。纳博科夫的自译作品不仅仅涉及语言转换问题,更体现了纳博科夫在俄语和英语语言文化之间的跨越。

在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中,上述各种越界往往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越界现象,既同他坎坷而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还与他崇尚自由独立的个性及其意识先决论思想有关。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失去、永恒与越界	002
第二节 纳博科夫研究状况概述	008
第一章 此岸与彼岸的越界	025
第一节 神秘的彼岸世界	027
第二节 彼岸世界的层级构架	033
第三节 此岸与彼岸视野下的文学创作	038
第四节 《费恩姐妹》	045
第二章 时间与空间的越界:空间化的时间	051
第一节 静止的图画	053
第二节 重复的图案	060
第三章 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越界	077
第一节 文学与蝶类学的越界	078
第二节 象棋谜题与文学中的象棋	096
第三节 文学与生物学、物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越界	107
第四章 现实与记忆的越界:想象彼得堡	113
第一节 纳博科夫彼得堡想象概述	114

第二节	创造性记忆及预期性记忆	118
第三节	彼得堡印象	126
第四节	彼得堡的外部观照	136
第五章	英语与俄语语言文化的越界	144
第一节	纳博科夫的双语创作	144
第二节	纳博科夫的自译概述	147
第三节	《暗室》和《黑暗中的笑声》	150
第六章	自由与意识：纳博科夫越界想象的思想凭借	164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纳博科夫	164
第二节	意识先决论的纳博科夫	170
结 语		177
附 录	纳博科夫研究在中国	179
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213

绪论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是一位俄裔美籍作家,他曾被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在多个领域成就斐然。首先,作为一名文学课程的教授,他揭示文学创作的奥秘,发掘文学阅读和批评的艺术,其文学批评独具趣味;其次,作为一位精通俄、英、法等数种语言的翻译家,他的译作既表现出很高的语言运用的精确性,又最大可能地在译作中改造原作独特的文化成分,使之呈现目的语的文化特征,实现了文化的归化,在准确直译和归化译法两者之间达到了和谐的平衡;再次,作为一位能熟练用俄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创作的作家,他在继承俄罗斯与欧洲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在昆虫学领域颇有影响的蝶类专家,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和命名系统来辨认蝴蝶种类,并且发现了许多新的蝴蝶品种;另外,纳博科夫甚至在国际象棋研究上还颇有造诣。

纳博科夫的个人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他出身白俄贵族世家,却又因十月革命而被迫离开俄罗斯,先后辗转流亡于欧洲和美国,穷困潦倒,颠沛流离,后来又因写作终而摆脱穷困,声名鹊起。此后他又迁居瑞士,在那里安度余生。

这样的传奇人生,再加上其博学多才、卓尔不群、成就非凡,纳博科夫受到批评界持久而热烈的圈点品评,当然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那光怪陆离的“越界”现象,越来越多地

为人们所注意,这也是本论文所关注的焦点。

那么,作为本文的中心论题——“越界的想象”中之“越界”,到底所越为何界?这里有必要先对之稍作解释。

越界的想象是渗透纳博科夫全部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受纳博科夫个人经历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是一些流亡国外、跨越不同国家边界的形象。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纳博科夫作品中的越界,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地理疆界意义上的跨越,而更多的是表现在不同维度和层面上的交叉融合。本文主体部分所讨论的越界之“界”,除了国境边界之“界”外,在纳博科夫作品中所跨越的各维度或各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可绘的实体“边界”。在纳博科夫笔下,作品中的人物或是纳博科夫自己,或往返于尘世此岸与神秘彼岸;或来回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或以记忆的媒介,游离于现实世界与记忆世界;或逡巡于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或流连在写作、捕蝶与象棋之中。这些不同领域、维度和层面的交融、叠合,正是本文所谓的越界。

要谈纳博科夫的“越界”,本文想先从纳博科夫的“失去”谈起。因为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大量的“失去”,才使得纳博科夫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进而令纳博科夫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在多个维度、不同层面之间的自由“越界”。

第一节 失去、永恒与越界

1917年10月的一天,当纳博科夫还在绞尽脑汁地思量着与父亲的一场象棋博弈之时,窗外却发生了两种社会力量的更大博弈——俄国无产阶级与俄国沙皇的对决。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于彼得堡的纳博科夫一家来说是个噩梦,这个噩梦再也没有醒来,因为纳博科夫一家永远失去了他们在彼得堡的家园,失去了他们在彼得

堡的财产,失去了他们的贵族身份与地位。

1919年4月15日,在纳博科夫一家匆匆收拾大小行囊,急匆匆地乘船踏上流亡之路时,年少的纳博科夫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流亡的真正意义。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旅行,以为这只是短暂地跟他那静谧的书房告别,以为自己过不了多久就又可以回到过去那与蝴蝶、象棋为伴的美好生活,但是,事实上,当他一脚踏出房门,就再也没能回来,他走上的是一条永不复返的流亡之路。

就这样,纳博科夫失去了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的祖国。尽管纳博科夫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上他确实从此失去了故土。即使他晚年又离开了生活近二十年的美国,他也没有叶落归根,而是来到了欧洲的心脏——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十八年时光。

1922年3月的一天,即将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纳博科夫又一次失去了自己一件珍贵的东西,这一次失去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被俄罗斯流亡的极右分子谋杀了。这个消息对纳博科夫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纳博科夫的父亲是俄罗斯当时最有声望的法理学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在任之时,曾为捍卫俄罗斯当时法律的公平正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为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纳博科夫后来思想中那对自由的推崇与追求,正是他父亲思想的衣钵相传。但是,被纳博科夫视为可靠的精神支柱的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他,那时纳博科夫才二十三岁,还没有真正独立走向社会。

1940年5月,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就在纳粹德国的铁蹄即将踏进巴黎大街之际,纳博科夫一家敏锐地感觉到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再次选择逃亡,这一次,纳博科夫来到了当时欧洲流亡者的天堂——美国。如果说,在此之前,尽管纳博科夫离开了俄罗斯,但还一直在俄罗斯的大门口——欧洲各国苦苦等候返回故里的机会的话,那么,当纳博科夫离开了欧洲,这也就意

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俄罗斯(成名之后的纳博科夫,晚年静心休养于欧洲瑞士,则又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事情,这一点另当别论)。纳博科夫对着欧洲、对着生养他的故土俄罗斯留下匆匆的一瞥,乘船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新的流亡之路。

1940年5月,逃亡到美国的纳博科夫马上又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这文化迥异的新的土地上,他该如何谋生?举目无亲的纳博科夫不得不身兼数职,努力工作,为生计而奔波。在美国的生活开始是异常艰难的。纳博科夫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威尔斯利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讲授俄罗斯和欧洲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并在很长时间内兼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的研究员。但是,一直从事文学创作的纳博科夫还有更大的梦想,他更想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而非一名普通的学者。然而,在这英语的世界里,他还能继续用他挚爱的母语创作吗?过去在欧洲,他的俄语作品还能在一大批流亡当地的俄侨中流传,在美国还有读者吗?答案是否定的,广袤的美国肯定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此前的欧洲。为了生存,为了他的文学梦想,他必须再一次选择放弃。这一次,他失去的是自己的母语——俄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失去了使用俄语面对主流社会的权利,失去了用俄语进行创作的方式。尽管纳博科夫在美国期间还用俄语创作了不少诗歌,也将自己的不少英语作品翻译成俄语,但事实上,在纳博科夫主要的创作园地——小说这一领域里,他再也没有用过俄语,而是全部用英语创作,他也因英文小说《洛丽塔》而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

在我们看来,纳博科夫失去的东西可谓多矣,他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原本在俄罗斯显赫的家庭与社会地位,甚至后来在创作中失去了最能体现一个人文化根本的母语。然而,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中却坚称他并未失去什么,说他即使是遭受了那一系列可怕的剥夺与驱逐,也几乎没有任何损失。这又是为什么呢?

确实,纳博科夫好像失去了许多东西,但是当失去在精神中变成永恒时,它便永远也无法失去了。

纳博科夫的躯体确实离开了祖国,失去了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是他心中永恒的土地,它不会因为躯体的流亡而流逝。正如纳博科夫在1920年刚刚离开俄罗斯时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一切不能就这样消失,化为灰烬。这样的念头令人疯狂!我要重绘在维拉^[1]那个神圣花园里的一草一木。”^[2]纳博科夫确实如此做了,在以后的文学创作生涯里,乡愁成为纳博科夫作品难以抹去的主题。在192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精灵》中,纳博科夫让一个来自故园的树精前来造访流亡中的他,向他诉说在故乡的遭遇;1926年发表的《玛丽》则借男主人公对儿时恋人深情的回忆和等待,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思念之情;1938年发表的《菲雅尔塔的春天》蕴涵的却是自己远离祖国后所产生的浓浓的漂泊之感;至于1932年发表的《荣耀》,纳博科夫干脆让主人公马丁闯入苏联境内,一去不返,让马丁代替自己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尽管随着时空的变换以及艺术追求的不同,纳博科夫后期作品那强烈的怀乡色彩变得淡薄了,但其潜隐于心的思乡情结却如同地下炽热的熔岩,总是不时地在其作品的某个角落不经意地喷发出来,如他1955年发表的《洛丽塔》,1957年发表的《普宁》,1962年发表的《微暗的火》,乃至1974年发表的《瞧这些小丑!》,其主人公都是流亡者,真可谓几回回梦归彼得堡,怀乡之梦一直到老!思乡的情怀是纳博科夫无法打开的结。在纳博科夫心中,俄罗斯、彼得堡是永恒的怀念。

确实,当罪恶的子弹射入他父亲躯体的时候,纳博科夫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但是,在纳博科夫心中,父亲是永生的,他永远也不会

[1] 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主要居所。

[2] Boyd, Brian.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7.

离开自己。在父亲离世的那年复活节来临的时候,纳博科夫在其创作的《复活》一诗中这样写道:“如果所有的溪水/都重新歌唱着奇迹/……/你将在那歌声里/在那水光里/永生。”〔1〕在他父亲去世三周年忌日来临之时,纳博科夫又这样写信安慰他的母亲:“三年了,父亲生活的每个细节仍然鲜活地留在心间。我坚信,亲爱的妈妈,我们将会再次看见他,在意外的但完全自然的天堂,那个地方,一切都那么光亮、温馨。他朝我们走来,习惯性地耸耸肩,我们平静地亲吻他手上的那点胎记。您一定也在期待着这温暖的一刻。亲爱的妈妈,千万要抑制住绝望的诱惑,一切都将会回来……”〔2〕纳博科夫把父亲当作其坚强的精神支柱,他将永远地指引着纳博科夫奋然前行。对纳博科夫来说,父亲如同祖国俄罗斯一样,都是心中的永恒。

006 纳博科夫一度在创作中也失去了自己的母语。一个讲俄语的人不得不基本上放弃用俄语创作,而最终以英语作品闻名于世。但是,一个人真的能忘却自己的母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纳博科夫放弃俄语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采用英语进行创作之后,纳博科夫曾说过,他感受到“一种想要用俄语写作的强烈的念头,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想如果人们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是不会理解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折磨和悲剧的”〔3〕。纳博科夫总有“要用俄语写作的强烈的念头”,他把不能用俄语创作当作一种“折磨和悲剧”,可见他在精神上对俄语的依恋。他曾称自己年纪太大,不可能像康拉德那样地使用英语写作,但是后来不得不放弃他那“不受限制、丰富而又无限温顺的俄罗斯语,而讲只有二流水平的英语”〔4〕。从纳博科夫

〔1〕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 p. 194.

〔2〕 同上,第239页。

〔3〕 “An interview for BBC, 1962.” In *Strong Opin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 15.

〔4〕 同上。

对母语的赞美以及称其英语仅有“二流水平”，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纳博科夫对俄语的一往情深。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即使在改用英语进行创作之后，纳博科夫的创作方式仍然带有浓厚的俄语式的思维，还总是在小说的美国场景中增加一些俄语的感受；甚至在《微暗的火》中，纳博科夫还用英语来描写一个俄罗斯人如何讲俄语某个方言的效果。后来，纳博科夫又将自己的英文自传译成俄语，十多年未用俄语写作的纳博科夫，那时曾说，“对我来说，美妙的俄语一直在某个地方等候着我，在某个大门紧锁的院内春天般地绽放着鲜花”，他称自己是在“十三年未用俄语写作之后，纵情于辛酸而又奢侈的俄语的书面表达之中”，使用俄语写作是他“等候已久的语言的春天”〔1〕。此外，纳博科夫事实上也一直继续说着俄语，用俄语写诗。种种情况说明：俄语同他的祖国、他的父亲一样，是他心中的永恒。

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说他曾怀疑是否在童年时代的法语家庭教师身上忽略了什么东西，最终醒悟并认识到，那种东西“只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我深爱的那些事物灰飞烟灭或是穿心而过之后，我才领会到”〔2〕。对纳博科夫来说，祖国、父亲、俄罗斯母语就是他的最爱，是他精神上永远无法割舍的永恒。纳博科夫只有在失去祖国之后，才深情地懂得了故园的珍贵；只有在失去父亲之后，才更深刻地理解了父亲的伟大；同样，也只有失去俄罗斯母语之后，才真正地懂得欣赏俄语，且在失去的灰烬中获得另一门语言。这正如纳博科夫曾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记忆与理解是作为失去之后的功能，而不是用来补偿挽回失去的一切。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众多的“失去”，才使得纳博科夫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

〔1〕 Alexandrov, Vladimir E., ed. *Garland Companion to Nabokov*.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5. p. 324.

〔2〕 Nabokov, Vladimir. *Speak, Memo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6. p. 118. 参阅陈东飙译《说吧，记忆》第104页。

这样,一边是客观事实上的失去,一边是精神上永恒的依恋。当纳博科夫用他的创作来传达这种思想状态时,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在失去与永恒之间的一种越界。其具体表现则为此岸与彼岸的越界、时间与空间的越界、文本空间与记忆空间的越界、俄语与英语语言文化的越界等等;当然,蝴蝶与象棋是纳博科夫自始至终的热爱,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他心中的永恒,因此,纳博科夫的创作中还包含有明显的文学与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越界。这众多的越界现象构筑了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一道道奇景,这些奇特之处也是本文主体所探究的地方。

在展开对纳博科夫越界的想象的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国外与国内纳博科夫研究发展历史以及关于纳博科夫作品中的越界现象这一论题的研究状况。

第二节 纳博科夫研究状况概述

一、国内外纳博科夫研究总体回顾

尽管前面我们提到纳博科夫是那么的多才多艺,但是,纳博科夫仍应当算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虽然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在俄侨界崭露头角,但他名字真正开始广为人知,却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就是在他那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洛丽塔》出版之后。回顾西方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可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当时纳博科夫的作品《洛丽塔》还未发表,名声不著,关于他的研究还不多;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那时纳博科夫因《洛丽塔》的发表而名扬世界,对他的研究骤然增多,研究规模日益壮大且逐步走向系统化;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至今,此阶段针对纳博科夫的研究更加全面,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

早期的纳博科夫只是一名在俄侨圈内较有名望的作家,在俄侨圈以外几乎是“默默无闻”。纳博科夫正式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定期在俄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作品的时候,但由于当时纳博科夫的读者还很少且读者圈相对固定,故对他作品的评论自然也不多。这一时期,大体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批评意见:一部分人——主要是俄侨中老一辈的批评家们,他们关心的是他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投合俄侨的口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纳博科夫不管在形式上还是主题上,都是异类的,非俄罗斯的;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表现出了敏锐的批评触角,如以西蒙·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为代表的批评家,则努力说明纳博科夫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背离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相反,他的创作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一脉相承的。而尼那·巴贝洛娃(Nina Berberova)对当时年轻的纳博科夫尤为赞赏,她称纳博科夫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像一只凤凰,在革命和流亡中浴火而生”,“我们的存在从今天起有了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意义得到了证明,我们得到了拯救”〔1〕。这可谓是当时对纳博科夫的最高评价。

纳博科夫读者群的不断扩大,是在他定居美国并完全用英语写作之后。而随着《洛丽塔》的出版并轰动欧美,纳博科夫一下子名声大噪,他的读者群也就陡然大增。读者和批评家们仿佛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这位已届中年的“新”作家。纳博科夫自己曾风趣地说过:“没人能弄明白,我到底是个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个老年俄罗斯作家,或者根本就是长生不老的国际怪人。”〔2〕随着源源不断的

〔1〕 Alexandrov, Vladimir E., ed.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5. p. 68.

〔2〕 Nabokov, Vladimir. *Strong opin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p. 106. 参阅潘小松译《固执己见》第108页。

访谈,也随着纳博科夫早年作品被译成英文和后来英文新作的陆续面世,纳博科夫的声望不断提高。

正是在此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国际学界(以美国为主)开始了系统化的纳博科夫研究,从各种角度研究其作品、翻译及其文学评论的文章风起云涌,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各种纳博科夫研究书目的不断出版,是纳博科夫研究的系统化的重要表现,而这些书目的出版又为纳博科夫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价值保障。这些书目主要包括杰克逊·布艾尔(Jackson R. Bryer)和托马斯·柏金(Thomas Bergin, Jr.)的《纳博科夫英文批评:注释和书目》(1967)、赛缪尔·舒曼(Samuel Schuman)的《纳博科夫:参考书目指南》(1979)、茹德米拉·弗斯特(Ludmila Foster)的《纳博科夫俄侨批评》(1972)以及迈克尔·朱利尔(Michael Juliar)的《纳博科夫:描述性书目》(1986)。1978年,在堪萨斯大学又成立了纳博科夫学会,出版《纳博科夫研究者》(半年刊),选载研究论文,报导各国译介纳博科夫的情况,且从1980年开始,在每年的秋季刊中刊出前一年关于纳博科夫研究的所有语言的研究书目。这些都是国际纳博科夫研究走向正规化的标志。

那么,正规化之后的纳博科夫研究情形具体如何呢?佩奇·斯德克纳(Page Stegner)的《遁入美学:纳博科夫的艺术》(1966)是第一本研究纳博科夫作品的专著。书中突出的重点是认为纳博科夫的主题是通过艺术创作发现人们不朽的灵魂。佩奇是从正面对纳博科夫加以评论的,但他的标题却为纳博科夫的反对者们所利用,说纳博科夫是个轻视现实生活、轻视社会性的人,逃遁到一个自认为更纯净的孤独的审美狂喜的领域中去了。安德鲁·菲尔德(Andrew Field)的《纳博科夫的艺术生命》(1967)也是此期纳博科夫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在其中完整地列出了到当时为止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菲尔德的评论也为后来的评论者们定下了基调。尽管后来有许多学者对菲尔德的评论非议不断,但是其中对纳博科夫多种